





不殺

巨賈居間

佐軍興

不喜神恠

二則

豕首

湧幢小品

第九卷

第二張

晉唐小楷

湧幢小品卷之九

使相

宰相領使最多者唐楊國忠領四十餘使元燕帖
木兒領五十餘使又元人曰我官銜半板寫不盡
其濫如此 國朝已革此弊文臣最貴最多者曰
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中極殿大學士知經筵制誥實錄總裁事然經
筵以下非官銜而前十六字并勳階皆在其中武

湖上朱國禎輯

長樂郡
振聲
請
子
書

臣除受封與命將不同而勲階亦如之乃官至尚書矣并以前歷官悉載之三品四品以下皆然最煩冗可厭且如一庶吉士耳未受館職者卽甚貴亦必列之豈以翰林爲重霑一字亦光榮也耶

唐宰相

唐之宰相最重世系裴氏崔氏張氏最著裴氏五房宰相十七人崔氏十房十七人張氏十七人韋氏九房十四人劉氏七房十二人蕭氏二房十人竇氏二房六人楊氏杜氏皆十一人王氏三房十三人鄭氏二房九人魏氏六人盧氏八人高氏韓氏趙氏郭氏各四人陸氏六人武氏蘇氏五人其三人而下者不與焉

李氏最繁隴西四房宰相十一人趙郡六房十七人唐高祖系出興聖皇帝高子歆歆子重耳凡四傳爲高祖昞世祖虎以至高祖三十七房宰相十一人 此外有柳城二李氏一契丹會長徙京兆萬年一本奚族 高麗李氏 雞田李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 代北李氏沙陀部落皆賜姓

海幢小品 卷之九
二
范陽李氏自云常山愍王之後三公七人三師
二人

李贇皇貶崖州卒雖得歸葬而子孫遂有留其地
者至今蕃衍蠻人極知敬重不敢講鈞禮氏李者
至多北陷于虜南沒蠻中而皆雄盛此他姓所無
者

鄭縈有歆後之稱蓋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爲
廬州刺史移檄黃巢無犯州境巢笑爲歛兵去羸
錢十萬緡藏州庫他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
行密擅淮南都送還縈由此觀之縈之才必有大
過人者因末季托誹諧自晦又知時不可爲宣麻
後亟引疾耳士孫偓字龍光唐末宰相性通簡嘗
曰士有行必不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同時
朱朴有經濟才亦入相惜末造與韓偓皆不盡用
可惜

真宗問相

王旦疾甚真宗問可爲相者獨薦寇準得之矣又
問張詠不應似不可解看來張之才略畢竟在寇

海國小記 卷之九
三
之上乃其剛則相似非真宗不能容也

內閣

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學士及大學士等官皆儒臣
備顧問者至永樂始有入閣之名三楊歷年既久
名位益崇然止稱曰閣臣曰閣老不敢著輔相字
面 世宗御筆有元輔之稱後遂因之亦有稱相
者若閣中規制至景泰中陳方洲始備并奏定常
朝與錦衣衛官對立經筵立尚書都御史之上午
朝翰林院先奏事

文敏子弟

文敏年十七染疫已棘醫者皆謝去父母具棺服
待之夜半索水飲遂甦永樂十九年仲弟義仲子
讓來省與嘉興通判陳原祐同舟行次山東天暑
舟狹適同鄉翁良興以黔陽縣丞考滿入京舟稍
寬邀與共載是夜盜殺原祐盡掠舟中財物義與
讓獨得免人咸謂公厚德所致夫公之福德不必
言然當時閣臣子弟至附舟潛行通判舟狹縣丞
舟雖大亦得幾何蓋國初規制如此卽大臣不敢

過分何況子弟余入京見閣臣子弟駕驛舟極宏麗氣勢烜赫所司趨奉不暇鄉里親戚皆緣爲市其風大約起于嚴氏父子後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焦嚴終始

王怙雲中丞集有祀焦少師鄉賢文焦泌陽人劉六入泌陽焦遁去跪其衣冠斬之曰吾爲百姓洩此憤過鈞州以馬少師家在城去之二人之賢不肖草賊尚自分明焦之入祀必居鄉果有善狀人不能忘耳分宜之惡譚者以爲古今罕儷乃江右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余過袁問而親得之可見輿論鄉評亦自有不同處二公不作少師其令終何疑

分宜大宗伯以前極有聲不但詩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錚錚鈴山隱居九年誰人做得南大司成分饌士子至今稱之

分宜讀書鈴山之下凡九年遂以名堂堂與學宮相隣面山歷歷秀而且整王文恪公作銘有作求

惟德世蕃以昌之句遂以名其子字德求此佳銘
也不善用以亾

分宜之高祖號本菴中永樂辛卯舉人官四川右
布政卒官吾鄉顧箬溪尚書撫滇中嚴之同年也
得小錄以寄嚴嚴寶藏之後嚴敗其冊復流入于
顧顧不省落埃中余偶過其家得見惜非好古董
也

夏貴溪

貴溪爲都給事上言言官之選當取其風裁不當
取其德量當取其慇直不當取其流通當取其珪
璋廊廟之度不當取其簿書米鹽之能斯言可喜
而就中探討却自有說舍德量而取風裁則猖狂
者得以自售有風裁而無德量則馳驟者終于泛
駕且廊廟珪璋其德量何如自相矛盾全然不覺
其趨筆之過耶

貴溪爲禮部尚書於嘉靖十五年十月奏臣自十
二年以太子太保給授誥命又歷少保少傅并太
子太傅太子太師四階乞賜三代誥命又據封妻

事例凡繼室只許一人臣爲給事中時繼室徐氏封孺人無何夭歿又娶蘇氏今已二十年未沾封典每與兩宮慶賀中宮親蠶諸大禮皆不得與其于臣妾之分亦有未得盡者惟上幸許上以其久司邦禮多效勞績允之可見蘇本是妾嬖而立爲繼室當時驕橫衆無敢駁禮臣舞禮其不克終宜矣蘇廣陵人其父曰綱少女適曾石塘銑與貴溪爲聯衿綱出入兩家傳石塘復套之說夏大喜主其策綱益自負與巡倉御史艾朴通賄作奸爲衆所嫉分宜已一一刺其陰事伏毒深夏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復得意甚作漁家傲一闕適黃泰泉至掀須示之索和黃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蓋諷之也夏大詬罵嗾言者逐之去去三日而禍作蘇家女能誤貴人豈非所謂禍水曾立功爲封侯地自無怪乃少師驕生嫵嫵生駮入人羅網中不謂之自取不可也

壬寅丁未丙寅壬辰此桂州八字也江西星士王玉章于少年時預批命書云如今還是一書生位

至三公決不輕莫道老來無好處君王還贈一車

斤折字也忍生士對不肯以此

貴溪死時監刑者主事俞乾驚而仆地移時乃甦具疏乞歸衆憐其貧贖之不受同寮以詩送云直道難容惟有去孤忠自許欲無生抵家五月卒俞平湖人嘉靖甲辰進士

相傳貴溪臨刑世宗在禁中數起看三台星皆燦燦無他異遂下硃筆傳旨行刑擁衾而臥

旨方出陰雲四合大雨如注西市水至三尺云京師人爲之語曰可憐夏桂州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頭既死嚴氏日盛京師人又爲之語曰可笑嚴介溪金銀如山積刀鋸信手施嘗將冷眼觀螃蟹看你橫行得幾時

貴溪方爲諸生時教諭陳鏗奇而厚遇焉貴溪驟貴鏗之子子文登進士令麻城升戶部主事知長沙府湖廣副使貴溪招之許以美官固辭避曰先博士遺命也陳閩縣人

郎官不屈

海幢小品 卷之九
方獻夫爲南刑部主事與同舍郎劉憲相善方以
議禮驟貴憲尚爲郎蓋居憂請告積十四年矣猶
以原官補秩方佐吏部一揖而退方銜之移檄覈
稽違待報逾年蓋阻之也憲終不爲屈後官光祿
寺丞卒方之伎乃爾固議禮諸臣本色無足怪也
憲閩之長樂人字有度

大臣開邊

大臣富貴已極又自恃得君志意盈滿必欲立蓋
世功名自固如王安石之于西北蔡京燕雲韓侂
胄中原 國朝則夏文愍西虜張文忠三衛事有
舉有不舉皆徒費心思不獨無功或至害民殺身
而大者遂亾其國故楊文貞等寢安南之議真名
臣也

華亭歸田

徐華亭在事旣久家產又多子弟奴僕難道無得
罪上官鄉里處又與高中玄隙未歸田之後蔡春
臺備兵蘇松性素彊直一番擾攘自然不免其歸
過于高于蔡又或歸之海忠介考海撫吳日月徐

事已漸解矣皆揣摩之談不足信也
相傳蔡春臺守蘇時徐公子有所請不聽亦不加
禮又因他事杖其家人蔡以職事走松江謁兵道
還徐合男婦數百人皆裸形逐其舟大罵蔡只得
隱忍去果有此則蔡轉臬司而治徐非過卽謂之
愛徐可也

華亭受謫無所不至近日有定論矣而屠長卿深
詆之謂奸過曹操其言曰瞞盜大利受奸雄名徐
盜大利受賢相名復借汪伯玉拍手稱快爲助其
然豈其然乎長卿所坐華亭者謂徐燕監司必毀
先帝賜金銀器治具而又故令之知以示貧者夫徐
之富豈可瞞過相公雖駮必不至此人亦何肯信
此真兒童說話又謂客至延入臥內蕭然若僧廬
或者其生平素尚如此決非矯亦決矯不得以此
二端實其大奸人之不恕如此

閣臣相構

王大臣一事高中玄謂張太岳欲借此陷害滅族
太岳又自鳴其救解之功看來高欲殺張甚的張

不如是之癡或中有小人窺而欲做則不可知一
曰馮保之意庶幾得之

大臣原
名章龍

沈蛟門惱郭明龍不必言矣難道便要殺他妖書
事發沈在閣中聞有中書茅姓者進言云外邊謂
是郭侍郎沈嘿不應遂傳出亂做郭幾不免此案
遂爲毒藥當中書言時沈宜厲聲力折只因心中
惱他置若罔聞推其微意謂便做也得遂揣摩迎
合甚至連及歸德諸名士豈嘿之一字真是相體
流禍無窮千古炯戒

妖書發四明在閣中太息謂妖人作此事必逸於
外須行文各府各省嚴拿此湯語也歸德信爲實
然彊爭謂一行文必有報怨株連種種大弊天下
必亂亂則誰任其咎四明故不聽作愁苦分憂狀
歸德力爭不置小內使絡繹報入 禁中 聖上
聞之謂四明愛我愈惱歸德歸德亦終不悟後對
余道之娓娓余直視胡盧而已沈用心如此亦大
巧然歸德亦十分老實不能悉此情狀可以羣韓
范富歐不可御丁謂王欽若者

中玄定論

高中玄麤直無修飾王思質總督其辛丑同年也
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無可用力且
侍裕即人皆以長史目之又與嚴氏父子無交而
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繾綣
弇州固已啣之矣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閣中
異議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怨甚徐文貞因收之爲
功故首輔傳極口詆毀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
此書非實錄也

張太嶽

江陵爲童子顧東橋爲楚撫獎拔殊等解帶以贈
且曰此帶見志君所服不止此也仍出其少子峻
爲托東橋爲司空歿江陵當國峻來見念舊恩欲
以當得廕子移之謀於太宰楊虞坡楊曰東橋有
顯陵功當錄乃廕一國子生其二兄之子爭於南臺
江陵移書南中丞趙麟陽錦曰此乃翁見托之言
僕知已之報遂以與峻誰得而爭夫知已之報移
廕可也 顯陵之功東橋本有自當長孫承之乃

以與峻而又禁之爭徇私情而忘天倫大義國家大典桀驁如此麟陽既不敢執正而當日禮官與臺諫亦不敢爭可笑也

江陵歸葬所司承奉太過不必言矣既歿楊御史追劾有曰五步一井以清行塵十步一廬以備茶竈那得有許多井許多竈可笑又山陰朱相國善人也有嫉者劾以十二罪翻來覆去百般摹擬悉入鬼魅變幻中讀其疏其人之人品心術了了所謂自供托出面目也

奪情是萬曆五年丁丑七月間事十月朔彗星見長竟天大內火十八日編修吳中行疏上十九日檢討趙用賢疏上二十日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捋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士錫爵徑造喪次爲之求解江陵曰聖怒不可測學士曰卽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作刎頸狀曰你殺我你殺我學士大驚趨出二十一日乙卯受杖卽日

驅出國門同官不敢候視許文穆公方以庶子充日講鑄玉杯一日班班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蘭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贈中行鑄犀杯一日文羊一角其理沉黜不惜剖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穆思考杖畢加鐐鎖且禁獄遲三日始食解發戍更辛楚云方杖時鄒南臯元標觀政刑部憤甚上疏中貴人持之詒曰我是告假本又危激厚貽之乃得入廿三日丁巳杖百謫戍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已爲掌詹侍郎調獲甚至鄒感之文定歿鄒爲立傳而羅給事大紘故論文定奪職與鄒同鄉相厚年又長聞之大怒幾欲出揭爲停其傳不行乃止夫人各有主意各有交情鄒得以我律人以此律彼近日正坐此弊所以增是非分門戶人之生也直謂各自樹立使萬物皆遂其性耳一切畦町必削去之乃稱君子乃成世界

訓士

許文穆公典已丑試余得登榜約日聚射所戒厲

之既至拜謁余切欲親承其教從諸魁元後挨近前列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卽如我轎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密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由今思之卽是宋舉主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挈出俟人領悟當是時余等安然不聞有座主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憂切不下帶而道存矣

人言太岳奪情恨廷臣攻之每罵羅倫小子余初以爲疑太岳天分儘高何放肆便至于此近見一新進罵前輩呼名指斥甚曰小畜生小奴才乃知人志意旣滿又有憤激不自尤而尤人決裂安所底止

江陵談武弁有曰夫夫也解爲三獸不解讀書腹軍膏則虎而翼。鬻當路則狐而媚。至于逢大敵則鼠而竄耳。金版六弢是其本業率不能句況于屈首受書而練于當世之務乎余謂此三者當文武

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爲三者皆文臣先之
貽之也

江陵奪情辭俸光祿寺每日送酒飯一桌各衙門
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葉三十斤鹽一百
斤黃白蠟燭一百枝柴三十扛炭三十包其餘橫
賜不可勝紀

神廟剛值大婚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紛紛惹出
許多事來這封君死得不轉巧自古好事都難成
就亦日月盈昃必然之勢也

被謫得白

余初歸太倉相公省母給假歸入謫言余再候不
交片語一茶卽別復有後言謂余豪富田連阡畝
居第千雲者余心知來歷然無以自明同鎮董宗
伯先生座主也宗伯物先生來弔余迎之先生率
其子緱山肩輿來訪所見破瓦舊椽愕然曰還有
廳事否余曰有之敢不延坐止後有書舍三間耳
先生厲聲曰此件那箇不有徐顧緱山曰翰林先
生庭戶不剪噴噴久之起去野次復艤舟召田父

問狀田父指余舍對如余言且曰兄弟三人共之意遂大解余復登舟送別先生執手再四曰人言豈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復厲聲曰我眼是肥阜核去去不必言以後過先生必留飯淡譚越十餘年復問家計若何對曰如初無才故至此先生大笑曰辨此何必大才這段意思銜感如何能忘今老矣蓋覺戀戀

先生與吳縣相公同年同大魁同大拜吳縣逍遙先生愁苦一友問異處安在余曰不見羅漢坐中有坦腹哆口者有攢眉淚欲墮者各有相法各有稟受各有趨向不得論異同也

先生自謂文行冠絕今古丙戌取士并會錄稍破常格嘗歸德爲大宗伯頌言壞文體自此始太倉怒甚然會錄果不甚佳墨卷大雅者殊少而太倉之文行亦不可以此貶價也

是時議從祀諸臣有大璫廣東人主白沙先生閣中因益以王文成薛文清兩先生歸德謂三先生誠當從祀事發內璫固不肯覆卒取中旨行與

閣中遂如水火矣

三王並封之議原某少宰進于太倉者太倉稱善一時大闕而止太倉身被攻擊絕口不言其故得大臣體謂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其舊隙且勿論實欲擠伐之耳

閣銜

國朝閣臣大約初入爲東閣進文淵又進武英以

及謹身

今爲建極

華蓋

今爲中極

惟文華則二伯餘年來在

永樂間權謹以孝行舉拜文華殿大學士至萬曆三十五年加山陰朱文懿公賡亦一奇也又殿閣迤進不相兼而高文懿毅以謹身兼東閣王毅愍文兼謹身東閣又一奇也

朱文懿公奏疏云兒童走卒無非怨詛臣等之言流離瑣尾無非感悟臣等之狀乃者齎捧官來卽說礦稅各處書來未開械而知其說礦稅令臣等如何抵對如何搪塞抵對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過增謊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書揭不可無答語時時戶外羅無對業之冤家日

日街前列不欠錢之債主按劍相視評語橫加云
云近日輔相真是苦海

親戚門生免受牽累

閣臣當國勿論賢不肖歸時必牽累同鄉親友若
門生輩華亭以癸未及第又十九年而陸平泉先
生會元入館凡二十七年 穆廟登極華亭當國
已餘十年矣先生僅以太常卿掌國子祭酒事蓋
家居當十之九又爲南司業恬退如此其又誰得
牽累哉此後則鄧定宇之於江陵近日顧鄰初之
於四明皆門生卓然免於風塵擬議之外陸辛丑
鄧辛未顧戊戌並以會元居之更奇

閣臣勳臣

萬曆中葉文淵閣失印復鑄而閣權始日輕南中
魏公賜第燬而復造失 太祖御筆甚多而勳戚
日就窘迫至有投河死者兩事關係獨在閣臣勳
臣已乎

世將

世言爲將三世必凶乃薛仁貴旣以壽考終子訥

海幢小品 卷之九
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卒年七十二謚曰昭定弟楚
玉爲范陽節度使楚王子嵩爲相衛洛邢節度使
檢校尚書右僕射平陽郡王卒贈太保嵩弟萼爲
留後被逐奔洛州入朝見原嵩子平河中節度使
檢校司徒韓國公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左領軍
衛上將軍贈工部尚書凡五世無凶者

鄂斬學道

尉遲鄂公韓斬王不但忠勇兼有謀略晚年俱謝
客學道保其身名韓復能作小詞自號清涼居士
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遊記所謂戰鬥佛也

韓都督應變

都督韓公觀提督兩廣初入境生員來迎觀素不
識生員見其中衫異常縛斬之左右曰此生員也
觀不聽曰生員亦賊耳 朝廷聞之喜曰韓觀善
應變使其聞生員而止則軍令出而不行矣豈不
損威韓殺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觀召御史飲
以人皮爲坐褥耳目口鼻顯然髮散垂褥首披椅
後殺上設一人首觀以筋取二目食之曰他禽獸

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觀前席坐每拏人至命
斬之不回首視已而血流滿庭觀曰此輩與禽獸
不異斬之如殺虎豹耳御史戰慄失措曰公神人
也竟不能劾

武而能文

岳蒙泉謫甘州郭定襄以詩送之吳匏菴置之集
古錄中定襄武而能文又敬重正人君子宜其顯
名爲勳臣之冠也

秋崖文武

朱秋厓中丞統吳人少負文名兼長謀畧勘定綿
戎甚著聲績會海上告警視師浙閩性嚴鷙鄞令
徐易永豐人號豐溪論事不相中命卒粹庭下加
詬辱徐舒然不少動徐曰明公怒旣定可使下吏
有言乎因歷引辨如是如是朱無以難後中丞被
抑死徐曰其才兼文武且直前忠敢世鮮比也徐
後爲刑科給事中

秋厓之父昂號圭庵爲景寧教諭先娶馬氏生子
衣冠綬後娶施氏生統衣不孝與外家猾吏鈕讓

合計以螫陷人命事主庵本懦儒大懼逃去縣收
 施及統置於獄統纔生數日剪敗絮裹之衣又百
 計絕其食且中毒幾斃凡五月賴同鄉陳憲副冷
 庵訓戒不孝子力言于史太守白狀母子俱出獄
 主庵亦就理得釋後衣冠鈕讓俱敗絕綬以從父
 獨存統清彊為名臣冷庵字粹之羅一峯有冷庵
 記

俟命辭

秋厓聽
勘作

萬劫羣克獨立孤蹤八疏軍功十疏迂忠一官早

辭一命莫容浙閩之機械則巧

宵旰之緩急誰

庸蓋以海為利之家布列顯要故以是為非之口

充塞鴻蒙披腹經年正懼多讒之險乞骸請老敢

干不韙之公日月在天雲霾在地

便宜敕旨遂

成文具旗牌軍令遂成兒戲世睚誰開黨同伐異

知責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機知論事以常情

不念順逆之名義知一時賊命之當惜不念累年

赤子之倒懸知一時威柄之當收不念累年冠履

之倒置知坐計以旬月不念先奏福寧得報云云

相去漳州千里知遙制以文墨不念先奏先人奪人云云實爲天閹萬里變虞倉卒訛非督陣之時事繫機宜未奉班師之旨九十六執訊之醜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數百千航海之家何據而作何據而止茲幸指揮麤定大開報復之門向使反側四起必樹激變之幟報復尚爾公行激變固當文致不然開府職掌叅劾何姦宄悉見彌縫極口條陳利害何上下曲爲壅蔽屠府朝貢夷國謂非叛臣謀殺寧波巡撫謂非怙勢鄭世威未奉復職之旨布置陞遷張德熹顯犯通賊之私願指營衛惟功惟忠爲仇爲厲作福作威訛大訛細且內外錄囚應死尚多摭拾之詞今薦紳爲賊前驅訛無迎合之弊會議如此支吾主者得無牽制盡刪原奏之要全爲佑賊之計旣非賊曷慮不靖旣行勘曷煩告示旣慮變曷不體念當事之人旣佑賊曷不早寢開府之議軍門未撤占風之月無波勘使未來僞府之船已熾開刀至於開胸豈法所許殺人至於殺官何詞可諉將官人之命輕於叛賊

抑 天子之法輕於勢利前此一年臣奏 九重
固曰不死盜賊之手必死筆舌之鋒斯言既驗俟
命爲恭亂曰糾邪定亂不負 天子功成身退不
負君子吉凶禍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
一家非之一國非之人孰無死惟成吾是

梅林手疏

胡梅林爲總督先後上疏皆手書如一後被劾爲
上所憐蓋不獨有禦倭之功其一段敬謹心亦自難
及孰謂公僅麤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書宋
時猶然想至胡元始停耳

梅林被逮歿歛太守何東序窺時局欲羅織沒其
家發兵圍守嘉禾郁陽川蘭爲績溪令知胡公家
貧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護之願上印綬去乃得
免

田水月

徐文長渭自稱曰田水月客胡總督野服具賓主
禮非時出入一日飲酒樓有數健卒飲其下不肯
留錢徐密以數行馳胡公公立命縛至斬之一軍

股慄

四少保

梅林被逮自謂宋以來少保當阨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肅一自謂也然胡雖有勞要非二公匹而汪南明以戚南塘四之戚本良將以江陵波及自薊門調廣西不貶爵與胡之被逮者又異郡可竝舉

伯玉志戚將軍言其以燕志托郭山人身後郭私其千金去志竟不成攷之郭山人名造卿號建初福清人交諸名公徐天目顧冲吾葉龍潭皆重之最後葉少師臺山爲之傳則其人品可知且燕史薊略皆有成書何汪之不倫乃爾豈故有怨遂曲筆耶

戚將軍鎮薊所駐三屯署庠隘稍拓之并及文武廟梵宮道觀南山有碧霞景忠諸壇望之縹緲若在雲端有香錢簿取佐軍費公不入一錢皆以飭材具有東湖因濠爲險導以資灌溉護以柳堤有魚蝦菱芡之利荷亭采鷓可供遊賞忌者蜚語上

日賽西湖章下撫按會勘上言諸所征繕士不告
勞爲太平雅觀卽貢夷亦徘徊嘖嘖可以示遠事
乃得釋嗟乎爲大帥修邊成功暇逸不得動一木
一土至形論列亦大苛矣戚未幾亦調廣西坐黨
張江陵無有錄其功者沒凡二十餘年至乙卯乃
得膺恤典天啓元年遼事大敗葉少師題請賜謚
以勵邊將得謚

名將必好文名臣必備武好文故有所附麗而益
彰備武故有所揮霍而益遠名臣不必言矣名將
則近時戚將軍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
希儀交唐荆川故其戰功始著若周尚文劉顯父
子人能言之罕能舉之嘗欲爲之查補未能而劉
頗喜文事余與其少子國樟會于招寶山語及戚
大不滿謂多假手未知其果否也

陳同甫談兵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
甫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
却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

之大驚異卽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
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尚落落貧甚乃訪幼安於
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
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可以併南者如此錢塘
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
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
言因酒誤發若醒而悟必殺我滅口遂中夜盜其
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
十萬緡以濟乏幼安如數與之後同甫上書孝宗
謂錢塘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
無遺穀粟桑麻絲枲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
日請移都建業建行都於武昌以制中原上躋其
議以問宰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
話耳遂不復召見

同甫祀本府鄉賢有議其喜談兵事不修小節斥
之者何損齊塘爲督學檄曰聖門施教尚分四科
君子取人豈拘一律子路好談軍旅游夏齊驅宰
我立論短喪閔曾同祀若依淺狹之見均在罷斥

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雄節峻原送入祀庶修缺
典嗟嗟同甫命薄生前之坎壈死後之推敲不遇
賢者難乎免矣

繫獻千戶

錢瓊太倉州人字孟玉倜儻彊毅洪武間有勾軍
千戶舞威虐民無敢抗瓊直前繫之面 太祖應
對稱旨千戶伏誅瓊賜衣鈔還

羅湯俠氣

羅仲淵吉水人多讀古書性倜儻好施 國初挾
貲游巴蜀秦隴江漢間致數千金客淮楊結交皆
奇杰士縱酒自放喜爲俠日甚季父聞之亟往索
分其貲仲淵盡出橐中金恣叔取其半還復以所
留悉分諸弟走閩廣復致數千金久之洪武戊辰
應 詔實京師占籍江寧守令皆禮爲賓市里爭
訟走求平者盈門永樂初上書言便宜十事

文皇甚嘉之 仁廟監國江寧令王凱上元令魏鑑
造戰車不如法繫御史獄仲淵憐凱鑑廉倡兩縣
父老白其枉狀後父老悔懼鼠散仲淵獨詣

東宮陳二縣令之賢御史折之曰兩縣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兩縣長吏公邪私邪對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誠公一人可也 仁廟召與語曰縣官誠賢戰車重事而誤之如何頓首曰人安能每事盡善 仁廟喜曰長者之言卽釋兩縣官亾何應天府丞張執中繫獄使人誘仲淵如兩縣官救我仲淵不可曰兩縣官誤公事故得公言今府丞私罪敢面謾且與丞俱族矣執中銜之竟因盜官錢被籍猶不足償乃誣寄鈔十五萬仲淵所逮獄長子三錫皇恐傾貲晨夜攜千五百金償所誣鈔得釋仲淵雖以直受誣然其自益甚諸學士如解胡金楊輩皆忘勢與交旣老乞歸故里卒孫通右都御史太子少保

湯胤勣在江陰縣其知縣弗利於民將受代胤勣率少年數人直入縣廳反縛之狀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駭并收下獄凡數歲會赦乃得釋夏郎中時正嘗語侵胤勣怒就坐上摔之下拳之蹴之衆客爲之股栗又嘗過友人家見道士在坐與語不

合罵捶之幾死與人言出入經史子籍縱橫闢闔
隨意所如無所不快別自有傳

諭賊卜玟

林公武不知何許人建州土賊葉顛作亂挺身持
帛書往諭賊怒將殺之以玟十于神曰陰陽勝兆
皆死必立乃免玟倒地倚案而立公武初無喜懼
色盜不敢害

博雞者

博雞者袁人素無賴不事產業日抱雞呼少年博
市中任氣好鬪諸爲里俠者皆下之元至正間袁
有守多惠政民甚愛之部使者臧新貴將按郡至
袁守自負年德易之聞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
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會袁有豪民嘗受守杖知
使者意嗾守卽誣守納已賄使者遂逮守脇服奪
其官袁人大憤然未有以報也一日博雞者邀於
市衆知有爲因讓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貧孱者
爾彼豪民恃其貲誣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誠
丈夫不能爲使君一奮臂邪博雞者曰諾卽入閭

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數十人遮豪民於道豪民方
華衣乘馬從羣奴而馳博雞者直前猝下提毆之
奴驚各亾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復自策其馬麾衆
擁豪民馬前反接狗諸市使自呼曰爲民誣太守
者視此一步一呼則杖其背盡創豪民子聞難鳩
宗族僮僕百許人欲要篡以歸博雞者逆謂曰若
欲死而父卽前鬪否則闔門善俟吾行市畢卽歸
若父無恙也豪民子懼不敢動稍斂衆以去袁人
相聚縱觀歡動一城郡錄事駭之馳白府府佐快
其所爲陰縱之不問日暮至豪民第門猝使跪數
之曰若爲民不自謹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爲
怨望又投間巖汗使君使罷汝罪宜死今姑貸汝
後不善自改且復妄言我當焚汝廬戕汝家矣豪
民氣盡以額叩地謝不敢乃釋之博雞者因告衆
曰是足以報使君者未邪衆曰若所爲誠快然使
君冤未白猶無益也博雞者曰然卽連楮爲巨幅
廣二丈大書一屈字以兩竿夾揭之走訴行御史
臺臺臣弗爲之理乃與其徒日張屈字遊金陵市

中臺臣慚追受其牒爲復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時博雞者以義聞東南

吳劉心計

吳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數百暴行爲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狀於有司卽上有司亦怵怵恐致變不敢問會流賊逼里中叟遂間詣其廬說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卽有司懼不敢問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終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旣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亾論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長者命之叟因執其手曰方今流賊四劫誠危急存亾之秋而公雄傑所部皆堪戰力士賊氣驕剪此何有公當此時誠能率其子弟擊賊賊必潰則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長豪里中無懼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無言吾當爲公擊賊於是勒其子弟寂彊者百人人持挺急馳之而叟騎一驢從二蒼頭往贊一遇賊輒奮鬪自己至未凡數戰殺數十人猾者稍倦矣輒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計賊

既已殺數十人無可慮賊矣獨念此猾暴里中無已時也不若因其機滅之遂從旁大呼我兵且退賊遂乘勝追之悉殺猾之父子兄弟

劉滋濮陽人少爲庠士家貧田不二十畝又值水旱無以自活乃盡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餘年致數萬金爲人慷慨重然諾取舍不苟尤善心計家藏白鏹皆鑄大錠錠四十斤覆樓板下有劇盜韓氏者使其黨五十餘越城劫之得劉劉曰若輩利吾財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賊見大鏹喜甚盡力携之人不過二錠旣去劉告家人亟遠匿賊且復至賊旣登城復命于韓韓見金良久曰不殺此人吾輩且無噍類亟復往跡之無所得韓曰敗矣携數錠遠遁去旣明鄉人唁劉劉笑曰財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數十里賊盡獲金皆如故獨失韓所攜耳

王葛仗義

王朝佐清源人負販爲生萬曆己亥中常侍馬堂摧清源橫甚諸亾命無賴從者數百人白晝手銀

鎗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業之半傭夫里婦負斗粟尺布往貿易者直搯而奪之少誰何輒以違禁論髡爲城旦沒入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遠近蕭然罷市矣朝佐傭者也不勝憤凌晨杖馬箠過中使門請見州民謹呼荷擔隨以萬數堂懼不敢出則令戟士乘墉發彊弩傷數人衆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戶而入縱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時爲守備負而趨以免斃其黨三十七人檢視之皆郡國諸倫臂上黥墨猶新也御史某懼失中使驩隱其情以格鬪聞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繫下朝佐御史治時議欲盡錄諸脅從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實爲首奈何株及他姓時郡守李士登爭之力欲曲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獄具棄市臨刑崛強挺頸待刃時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晝晦觀者數千人無不歎息泣下朝佐無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恤之清源諸大賈心德朝佐歲時餽遺不絕而中使啖頓戢故州民益

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同時蘇有葛賢者逐殺收
稅人稅使孫隆故以織造至頗老成敬禮士大夫
兼攝不無擾動賢既爲倡從者數萬隆亟走杭州
得免有童者故役申文定府中爲州判起貲數
萬居于湖幕而從之收劉河稅變起汭河奔避中
寒斃賢原名成爲當道所改後得赦出有餽皆不
受至今尚存

虎枕不殺

許穀字本善歙人文穆公國之從姪也豪健善擊
劍挽彊命中嘗被酒臥嶺北有虎枕其頸醒而視
之鼻息甚酣盖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狀許
熟視曰彼無忤心乘醉殺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
靖中上三策請立縣城不果後倭突至太守陶公
承學召與議事令守東門飭武備倭不敢入繞出
宛陵遂議城以穀爲督授冠帶行事却之徐爲措
置立辦後辭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爲
神陶太守深傷爲文以祭太守時已爲顯官卽泗
橋先生也

巨賈居間

刑部尚書趙公錦爲南御史清軍雲南上疏忤分
宜被逮械行萬里途中墜車再偶入坎窞輪過得
不死旣至下錦衣獄有巨賈某亦在獄視公而泣
曰公卽拷訊宜爲雙足誠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
吾不能保首領焉保吾足明日刑至足有青衣數
校在傍若陰護者則賈已代爲居間矣獄上分宜
票 旨杖百公自分決死 肅皇抹去之削籍歸
後起撫貴州過江右見分宜藁厝道傍惻然言于
監司加守護焉忤江陵再歸及江陵籍沒公召入
刑部又力請寬恤乃得少解蓋其厚德如此躋極
品享高壽完名全節非偶然已

佐軍興

弇州從兄世德字求美能馭惡嚙馬馳回中道以
嫡孫故司馬移蔭爲詹府主簿會倭大入再上書
極詆用事者養寇狀衆以爲迂與禮部沈郎者煮
黃金不就棄官去所受腴田二千畝悉籍官佐軍
興費田宅庭沼俱不省治斥綺麗其食麵餅麥飯

冷淘至斗許取足而已

不喜神怪

路貴字秉彝順天人麤涉經籍少爲童子師性伉直不匿人過母喪發引做家禮去旛幢鼓樂用人爲方相市兒爭譁笑之尤不喜神怪嘗有降鸞者人各獻香楮貴脫所跋雙鞵置案上曰吾無他物聊以供神觀者縮頸貴大笑而去後以壽終

楊範字九疇號栲

邳縣人有學行里中有巫稱

曰龍神道人談禍福如響家趨戶迎官不能禁公作文令人讀以諭之弗止躬往見巫捽其首痛毆之巫蒲伏惟叩頭求解時擁巫者千百人驚怪散去公楊晉齋守陳之祖也

豕首

東吳有張氏者業儒不就輒擲筆謝去論兵說劔走馬獵狐兔爲俠往來三吳中歸則鳴琴在堂坐客常滿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隱隱起一夕有客卒至體服甚偉鋒穎橫出髯髮直指腰劔手囊血淋淋下入問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

漢書八品 卷之九
謹坐定客喜動顏色曰夙耻已雪張問故指其囊
曰某之首也且曰此去有一義士欲報之聞公高
義可假十萬緡得諧所圖吾事畢矣張立應之客
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不
至時已五鼓張慮以日出而囊首見遣家人出而
埋之乃豕首也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

講讀學士免考 五則

東宮官

院中老柳

瀛洲亭

二大節

希鬢中允

談兵薦起

留館職

館長 二則

改翰林

南翰林

名帖

大名

坊局嚴重 二則

翰林前輩

陞轉

已丑館選

五十八則

妙語

良法

好事難幹

言不可行

捲簾審視

人心異

湧幢小品卷之十

湖上朱國禎輯

講讀學士免考

弘治十年考察京官五品以下掌院侍讀學士楊守陟疏言臣與掌詹侍讀學士王鏊俱在聽考之數但臣等俱掌印信俱有屬官進而與吏部會考所屬則將坐於堂上退而聽考於吏部則當候於階下一人之身頃刻異狀觀視不雅況我朝列聖於學士之官特加優異如慶成侍宴坐於四品

漢書卷之十一
官之上 視學與三品以上官坐彝倫堂內今四
品官不屬考察而學士與屬官一槩聽考其於事
體亦甚不便且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非有
錢穀刑獄簿書之責其稱職與否 聖鑒昭然若
非其人自甘賜黜又有不待於考察者伏望斷自
宸衷循用舊例特假優禮示崇重儒臣之意從之

弘治十七年翰林學士劉機奏臣雖叨任學士掌
印職銜不過五品亦在考察數內乞勅部院先將
臣履歷逐一考覈應否罷斥奏請 聖裁果不係

應斥之數方令臣會同各衙門從公考察允行於
是學士江瀾等又奏學士所職乃講讀撰述之事
非錢穀簿書必待稽考而後見況臣等歷事 先
朝供奉 皇上前後已二十七年其稱職與否

聖明洞鑒久矣若有不稱惟 陛下顯賜罷黜有不
待於考察者伏望念 累朝之典及往年免考之
例特賜寬假以示榮遇從之

合二事觀之由前則講讀學士掌印之故也由後
則學士掌印與學士自叙榮遇申明前說也此免

考之始而近日所刊詞林典故止述免考不推本來歷又止稱學士不及講讀學士殊欠詳備今并其官皆爲尚書侍郎詹事少詹所兼而本院廢不復設間或設于南京掌院止侍讀學士豈難其人抑靳其官而惜之耶皆不可曉

學士開棍蓋國初學士原正三品後雖改爲正五品而體貌崇重如故觀楊公之疏可見五品以下過部考察始于弘治年間持疏陳免亦是申

祖宗舊制非因免考始開棍也故講讀學士不得開棍又五品不遜一句乃各衙門所以嘲詞林者亦收入爲佳話獨鄧定宇先生見而哂之

東宮官

東宮官如庶子而下國初俱大臣兼領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滿值英宗實錄進呈以纂修俱陞庶子諭德等官淳上言舊制無專領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職不許

院中老柳

海幢小品 卷之十
楊晉庵守隨掌翰林院稱院之後堂有巨柳數章
叅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暴于庭患柳陰之翳
之也請伐其最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今
院後柳不知何如亦不聞貯廩米想米歸戶部而
柳皆非其故矣

瀛洲亭

院後堂東南角有瀛洲亭環以池池去玉河可百
餘丈掌院學士曾植齋朝節欲溝河水注之畚鍤
已具時余在史館科深謬稱爲長已註藉求省毋
學士亟來迂不得已乘肩輿往學士迎笑曰老史
官當爲主乃爾推托耶時督工者爲余同年主事
應雲溟朝卿學士門生也與諸公相顧未及言余
曰得注水甚妙然湏測地勢高下如何測之池高
于河數丈學士召匠詰問曰汝言河高于池可鑿
今何悖也匠不能應余曰彼只欲從事支錢糧耳
安惜其他故非親驗不能決學士大笑而止乃別
爲溝汲井水以灌

二大節

童承敘字大章號內方官左庶子有高才好譎浪
喜說相譚死生之理自謂體太魁碩當不壽以志
屬其同年王思齋俛果先二十年卒王不及志後
王召爲戶部侍郎因它文字及之感慨且述公二
大節云不附石亨求官挽之終不去一朝士辱石
氏黨旣力爲解後 上怒索其人終不妄指逭已
罪當時稱羨而世無傳焉嗟乎士君子隱德美行
自盡于冥冥中者多矣

希鬢中允

陸文裕公以詹事推少宗伯同郡孫文簡公以少
詹事副之 世廟獨用文簡嘗稱文簡稀鬢中允
蓋屬意久矣文裕竟卒于位贈少宗伯文簡以太
子少保大宗伯致仕贈太子太保公少穎敏有人
以紅燭令作破應聲日色如朝霞光同夜月在詞
林沉默敦篤卽張桂氣燄不忍傾居鄉存厚道不
忘故舊子克弘號雪居以乃祖爲延平知府號雪
岑所以志也有高行善大書及畫人皆寶惜之可
謂能世美矣

談兵薦起

秦鳴夏字子亨號白厓嘉靖壬辰進士癸卯以右中允主北試中翟閣老二子衆議藉藉次年二子登第乃稍安尋事發削籍并及鄉試事逮秦下獄閒住會倭寇所建白中宵蔡當道薦起爲兵部主事至徐州疽發背卒年僅五十秦魁偉長髯隆準白皙望之若神而止于此命也

留館職

萬曆丁丑會元馮具區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旣滿入京時澗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署其座師蒲州張閣學鳳磐憂之蓋張方恣睢其子居二甲馮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于父曰彼恃會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權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感額曰爲馮子館事江陵憐之曰是會元還它編修蒲州悅飲盡權方出次

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塵所述陸平泉先生留館亦藉座主張龍湖之力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懷決不令會元既入館復爲它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松綾之說亦未必真渠眼孔儘大罕希窮措大一絲龍湖具銀幣之說尤贅林既留安用此且不用于先而今乃作謝儀耶

館長

庶吉士推一人年長者爲館長總挈諸務人多匿年避之世廟時癸丑馬乾庵自強年在數人下獨不避遂領長約後卒拜相

館選取二十八人相傳謂上應列宿然成祖取有定數而周文襄以年少願入館讀書成祖許之則其說似不足據蓋宋端拱初已有此舉以慎濫取亦二十八人今以選數符合遂附會之耳端拱中第十九名爲古成之字亞奭廣之增城人廣舉進士自古始梁灝及第之年次卽成之有張賀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右已夜召飲置暗藥焉比臚

傳成之不能應太宗怒扶出再舉登第與選上聞前事欲置二人於法成之申救謝無有上甚重之張詠深奇其才辟知綿州長于文章政事雅意丘壑後遇異人韓泳邀以僊術謝曰方爲親仕非所願也卒于官或曰終以僊去

改翰林

大臣子弟爲科道者例應迴避得改翰林嘉靖中御史胡效臣以父璉任都御史當改御批曰改授翰林乃近年陰厚私弊准別衙門用着

南翰林

南院在東長安門外列宗人府上太祖右文之意可見歲久塌壞右爲衙舍木石俱盡已亥年余以使事過南中密往觀之荒地畝許而已劉雲居曰寧起掌篆請于工部得百金又節公費佐之修葺略備乙巳余以司業至劉換祭酒矣舊規本院缺官印必屬司業院中月剩銀四兩一錢入橐余受署十八月悉以了餘工并換大門樑柱栽廷中松栢置櫃買書檢齋中書籍重複者實之雲居亦

助足二十一史皆註公簿列二大屏明刻數目于上無得私移私借又誠後來凡司業署事都照此例別衙門來署則否朱密所以光祿少卿至見而怒曰偏司業能別官不能亦辭之復發考亭諸刻充其中此真同心而院役桑松老矣每嘆息曰纔成衙門余旣被廢追思景象深犯喜事二字之戒今不知何如夢寐及之覺而失笑且自嘲也

名帖

詞林寫名帖用大字各衙門尤而效之幾與亞卿等余乙卯年三月過故鄣姚氏乃大京兆畫溪公之孫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單名帖稱友生字僅蠅頭細書是年甲辰會元瞿文懿畫溪同年也亦有單帖稱年侍生字與王先生等次年借書于里中董遐周一舊帙中有阮山峯名單帖字亦如之而畫較細阮是時不知何官稱曰年侍生名下有一等字上寫早臨二字居中左右想同門之邀帖也蓋凡事之樸而謹如此今泯泯不可復返稍損之且以爲失體矣

大名

御史與主事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署名頗大
王偉時爲職方郎中口占貽之云諸葛大名垂宇
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于事體無妨礙只恐文房
費墨多有士子代答云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
大亦從先百凡事體皆如此費墨文房不用錢偉
尋陞兵部侍郎客往賀曰大名屬公矣偉又占曰
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肅千秋于今一紙糊
塗帳滿面松煙不識羞衆相傳爲笑其習稍改

坊局嚴重

詞林官至坊局體嚴重稍暇卽發單帖邀館中新
進者或以地或以科多至十餘人聚集設榼深談
因得其人之學問才情短長處合則稱知己日後
連翩爲公輔最高者不難屈已下之劣者亦陰識
別以漸改用故新進史官多策勵不敢放蕩慮其
卒然來邀也至今詞林中有前輩請後輩後輩不
請前輩之說以後此風漸微便渙散極於相傾相
賊而後止

或曰必若此言其互相黨比而後可乎曰非也張文僖固已行之矣有大不可乃上疏直言與天下共之有何不可

詞林初授官有七科以上旁坐避馬之說如余巳丑科遇辛未前輩則執此禮後丁酉年補官又有避講讀學士之說余懵懵皆遵行後官南中聞同年隼弱侯前過家鄧定宇先生爲司成先生辛未科隼執舊禮先生固辭曰卽如俗禮所云曰七科以上蓋八科也奈何仍訛至此遂得改正後閱陸文簡傳文簡辛丑庶吉士徐文貞癸未及第巳正位宗伯仍講鈞禮則不但七科不論并官品原不拘拘蓋先輩之從雅道如此

翰林前輩

翰林最重前輩張太岳丁未進士陸平泉第辛丑蓋前兩科矣太岳柄國位少師起平泉大宗伯從人望也而欲其速去設譏數數令人刷鬚髮又數更新衣若曰修汝皮毛行當換改云爾後虛傳有旨令禮卿捧接平泉卽趨入無有乃亟請歸善始

善終矣

陞轉

舊制編修九年陞侍講檢討九年陞修撰既陞侍講修撰矣與狀元徑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陞中允蓋原五品衙門重之不輕授也成化二年童緣以修撰陞諭德因同官王獻以將秩滿謀于大學士李賢欲爲已地故有是命後遂爲例至弘治中改正必二十六七年方陞五品楊文襄召對錄可考隆慶中申文定修撰滿九年止陞中允又一年晉諭德未幾穆廟登極講官皆敘陞有十七年大拜者因丙辰巳未壬戌三科不館選缺人且值龍飛之會也

凡陞遷龍頭僭前科之半外轉讓後科之半自隆慶戊辰後局稍稍變然龍頭猶如故而外轉流落益多如戊辰李翼軒才名冠世歷藩臬幾四十年僅轉南太僕卿而言官攻之又詞林考察謫官見後考察卽與補官牽復仍入坊局隳弱侯補後一推南司業未奉旨卽被人言弱侯豈便不堪此

官耶至王損之列考察凡十三年方補官再遷又止陞叅議舊規外者不謫謫者不外以一人兼之吾黨之窮乃一至于此

巳丑館選

是科三鼎甲外選者二十二人中間才士甚多留者十二人惟余最薄劣俯仰三十年間初十年聚京師濟濟皆有公輔之望自巳亥年一散便分陵谷劉雲居曰寧得少宰巳不及見蔣恬菴孟育歿于南少宰莊冲虛天合黃慎軒輝得少詹傳商盤新德得太常卿署國子監周礪齋如砥得祭酒馮源明有經得庶子區海目大相以中允改南王損之肯堂檢討考察今皆作古人董思白其昌外轉浮沉閩楚藩臬余與林兼宇堯俞皆祭酒被廢三人僅得不死授科道者惟包大瀛見捷至少宰馮少墟從吾顧海陽際明家居無恙而鼎甲隳弱侯竑一擯不復收陶石簣望齡亦止祭酒吳曙谷道南雖大拜有所阨旋以憂去從來館中之否未有甚于此者而先一科爲丙戌合鼎甲無大拜有五

亞卿皆在事久又皆典會試差以此勝

隼弱侯率直認真 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未則郭明龍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蕭玄圃全玄洲已丑則弱侯太倉相公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著精神故到今扞格乃爾諸公看 元子資向如何擇其近而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佳無何相公去國諸公不復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纂養正圖說一冊郭聞之不平曰當衆爲之奈何獨出一手真謂我輩不學耶且此書進後儻發講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令我輩代講誰則甘之其說甚正弱侯亦寢不復理後其子携歸刻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璫陳矩適至取去數部達 御覽諸老大恚謂由它塗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闡範一書弱侯以使事至呂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數部入京 皇貴妃鄭之侄曰國泰者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謂鄭氏著書弱侯交結爲序將有它

漢幢小品 卷之一
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說尚盛不獨敗官將欲啖肉文之不可輕如此

弱侯以此謫官絕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譚及惟與余善細問之乃述此且戒余曰惟認真故及切無然余曰不認真乃認假耶然養正圖一人獨纂不商之衆畢竟自家有不是處

黃慎軒心口爽快其同省范凝宇醇敬先二科入館而年差減且其弟鄉試同年也黃以小范呼之用文正故事示重亦以爲戲范大不懌遂有違言黃好佛茹齋持頌若老僧當道頗不謂然因別事票 旨有薰修當入深山之語又因推祭酒嗾言官劾之黃遂註藉俄一日僧萬餘人來造自宣武門至寓所可三里肩頂相接皆曰黃公所招黃實不知也久之始散黃知所自來亟歸不出而達和尙之獄起意欲因達連黃而達故黃所不喜也遂得免

王損之彊直自遂諸生時文名藉甚且鼎族與甫王兩相國世爲通家兩家子弟嚴事之一語不存

便悻悻出門去兩相國每每優容素善醫時延入
不免綢繆而絕不與事談人短長饒豫章主事疏
上與杖衆喧傳王相國盛怒損之在傍從臾重處
忌者又加粉飾牢不可破壬癸間申公歸田王公
復出將抵國門恐其爲援遂羅入考功法余在南
中問損之當日事情悵然曰戊子十一月至京見
王氏父子一次夜酌談文尋入西山習靜至明年
二月初五抵宿試院前科場紛紜何人上本何人
得罪畢試後始得其詳而饒疏在正月并不知其
影響也

余去國十八年去南京亦十一年收入拾遺中所
列事款夢想不及救出陳座師之長子心血幾枯
力辨陳太守之不貪神明可鑒皆粉飾作爲罪案
坦然甘之更因此得脫丙丁之厄

見普陀一則

實爲大

幸老閒無事偶有所得稍述于後

朱修仲舍人有五計之說余亦作五計配之十歲
爲兒童依依父母嬉嬉飽煖無慮無營忘得忘失
其名曰僊計二十以還堅強自用舞蹈欲前視青

紫如拾芥驚聲名若逐臚其名曰賈計三十至四十利欲薰心趨避著念官欲高門欲大子孫欲多奴僕欲衆其名曰巧計五十之年嗜好漸減經變已多仆起于爭鬪之場亨塞于嶮巖之境得意尚有疆陽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計過此以往聰明旣衰齒髮非故子弟爲卿方有後手期願未艾願爲嬰兒其名曰屍計嗟乎如舍人之言肯作老計死計賢于人遠矣余今已六十前二計自所不免後三計頗覺夷然今後日損母以老子作行屍也

淵材生平所恨者五事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詩余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蘭難栽三恨櫻桃性熱四恨末利香濃五恨三謝李杜諸公多不能文

有程姓者善數學持某師某友書至余曰莫談且喫飯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時並不灼龜起課何則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窮

儒何處著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這幾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後失望煩惱更甚所以一味聽命其人默然臨別求書爲薦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師一友書已先到默然而去

惟以退爲樂乃能進退兩忘惟以死爲安故乃能死生一致尹師魯鄭夷甫之事未可輕議也

人有恩于我自當銘心傳之世世不可忘報一切仇怨不但自家當忘亦不可示子孫留筆札何則子孫不肖方且流落自救不暇如其賢也亦不報仇一懷報心便動殺機是種之禍而貽之毒齊桓公之覆轍也至筆劄刊行尤可笑有何佳事而使後人據爲話柄或悼或愠甚以爲耻卽其事果實先輸三分矣

講閒話可以遠口舌讀閒書可以文寂寥此老廢人上上補藥少年學此則敗矣

夜坐久之忽見燈尖散爲二奇之是夕烹茶甚清又不欲寐夜過半燈尖忽散而三度是時且三鼓矣久之忽散而四雞鳴遂廢寢待之久久忽散而

漢中八品 卷之十一 十一
五雞三號矣其時爲三月十七日豈是應五更之
數耶非耶

擇禍莫若輕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
轉語曰擇福莫若輕夫福之爲禍根也明矣可不
兢兢審所擇乎

生平好遊有三快事巳亥重九太和登絕頂風淨
無纖雲下視漢江如一銀線庚子三月上太山看
日出早起見山頂之東紅光四射意謂巳出亟赴
之尚未也亦風淨無纖雲但見光發處如金絲一
抹中晃兩角稍微圍天之半絲下有青黑暈數丈
暈之下則純黑不可辨此數丈者乃海水純黑者
土也坐移時日露一點如豆色勝鎔金漸勾漸半
漸圓圓時日觀頂闌有影正相對山尖尚黑漸升
尖白其下尚黑僧云山趾雞三號矣或言看有許
多奇怪疑是眼花非實辛丑中秋石梁賞月山與
樹俱作白玉色泉飛如白玉屑其聲如雷月垂落
而朝霞動白玉忽作黃金色羣鶴蔽空旋繞鍾聲
四合萬山皆應一鹿自橋左突過衆皆驚走余奮

起逐之將及鹿躍上峻壁回顧作聲沿澗而去則
天明矣

太和山仰看星辰亦如常登太山較大一倍論山
勢太和更高不止一倍地勢亦如之何星之大小
迥異乃爾征北記言大軍四十萬分五哨出塞

文皇至某嶺指侍臣曰到此北斗反在南矣而陳侃
使琉球記謂仰視星辰亦如在中國一般大約

文皇出塞北不過三四千里而琉球東南海面不啻
數十萬里何星遠近乃爾有自日本來者言在彼
中看亦只如中國一般日本在琉球東南又不啻
幾萬里此皆事之不可解者

近來士夫稱善遊者莫如臨海王公士性公字恒
叔萬曆甲戌進士五岳俱徧皆有記瑰麗可誦性
既好遊而天又助之宦跡半天下雲貴廣西四川
皆徧此四省非五岳所麗而山水尤奇不親履不
嚮不宦遊亦不能履也公以行人給事中至藩臬
後老煉丹家貧蓋敬所先生之侄也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此句妙絕妙絕然庸人

擾之猶可才智者擾之禍不可言雖總歸于庸而禍之大小必有別矣

有譚理之書有紀事之書有方內外洗洋之書今人纂述多出事門而諸書並採且又刊行失其肯綮矣

巧言令色足恭佞人也匿怨而友其人險人也佞必險險必佞實一人也

自己杜門嫌人出路自己絕滴怪人添杯自己喫素惱人用葷自己謝事惡人居間自己清廉罵人貪濁只是胸中欠大

人必一錢不入方是清立錐無所方是貧我輩有屋有田每每受人書帕豈可言清言貧只是不饒裕不齷齪而已若侈然自命而曰我云云彼云云宜其招怨而翹禍也

古人只說三不惑不及氣字何居要見此字難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養之則爲浩然之氣

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則彼厚我薄矣我筭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筭則彼逸我勞矣

曰怨心便不快曰筭心便不閒將一點靈臺擾擾
役役反出人下噫拙不已甚乎

君子道其常此論理耳若論時勢當道其變如忠
孝常也變而爲篡殺清寧常也變而爲毀裂皆當
想到不及焉則淺過焉則蕙恰好則妙人

或曰聖人能盡鬼神之情狀看今來人情又有出
于鬼魅之上卽聖人如何識得余曰易之鬼神造
化之體段也今之鬼魅乃造化中一點乖氣也甚
淺甚拙本色人看之如爝火如死菌不足道何況
聖人

收佛之實以文儒倒儒之體以佐佛此皆高明人
作用

一友云某書某書都是說謊余曰天地間奇奇怪
怪事何所不有隨人說謊未足寫其萬一姑聽之
不必論有無也

未有愛人而不自愛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
自害者此天理也

柳玘謂文學德行爲根株正直剛毅爲柯葉有根

無葉或可俟時有葉無根雨露所不能活也其言是矣然無根而有葉此色厲內荏之小人其得稱正直剛毅乎至謂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不可一日無則真根本矣

今人行善事都要望報甚至有千善報千萬善報萬之說顯爲村婆野老而設讀書人要曉得只去做自家事行善乃本等非以責報救蟻還帶此兩人直是陡見突發此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兩人若起報心神明不報之矣

余自甲申至己丑五年因窅耳生底遂聾置不復治時方聯第對尊長同儕唯唯而已人皆笑之其秋忽大開如故不治之效如此人到氣力竭盡時卽責育只得放下未盡放下者爲豪傑未起而消溶者爲聖賢

自來士大夫中有居鄉貪暴而居官反錚錚自勵者蓋立名進取之心勝所欲有甚於此故也亦有居官貪暴而居鄉又循循相安者蓋保家遠禍之心勝所惡有甚於此故也二種人甚多然不猶愈

于出處作惡爲世間一大蠹者乎

小人失勢而其力猶能鼓黨動衆攻害君子使君子不敢開口此亾國之小人而失勢者天也國之不卽亾亦天也君子得時而其力不能拔茅連茹攝伏小人使小人反得生心此誤國之君子而得勢者幸也國之終于誤非不幸也

凡事君子能放下小人則否大小人亦能放下小人則否

韓魏公只是有福此句最妙故曰無福之人不可與共功名

韓侂胄亦有好處弛道學之禁崇鄂王之封其當國初誠失策後亦凶終然終不失爲魏公之後

章元禮謂宋朝講明道學 國朝受用此語極有見解却得 太祖尊崇固是天縱聖人當日宋劉諸君子之功不少

攻講學者莫甚于宋季至有竄逐流離者然止科以僞之一字猶可言也近乃訾以牟利利之塗甚多以學牟之無乃大拙若謂可兼則廉隅齷齪勢

不同塗如何說得上不過心度心想謂當然人之
愈趨愈下如此

聖人語錄是行的說的門人記的賢人則悟得的
命詞的門人修飾的下此則摹做的安排的門人
附麗的又有一等人絕不知學窺文苑之半斑染
三教之餘唾亦嘵嘵爲此是尚口的改頭換面的
其徒讚頌誇張的古有僭經此則僭語盍亦自反
而思之

讀書不求甚解此語如何曰靜中看書大意了然
惟有一等人穿鑿求解反致背戾可笑故曰解是
不解不解是解
疾之已甚亂也難道是容他作養他小小恠他此
處理會不可說盡

有必不傳之書何勞闢他有必傳之書又何苦闢
他

翻刻古書甚害事刻一番錯一番以後者爲是則
必以前者爲非

我輩居林下不是至人莫作懸空齊得喪語直是

向閉門掃軌中尋出許多滋味看世上人紛紛疊疊到老不休真是可憐心下便乾乾淨淨

做官只有兩件爲國家幹事爲自己營私二者俱做不得真極癡極蠢人反而思之自是明白不要說着造化二字

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此是何等語又是何等意思人却引以自命襲此口吻長了浮薄豈當日立言之意

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壓山山愈淨以火煉金金益精尋常體帖于激處壓處煉處不要胡亂討箇鎮心丸藥如達子倭子殺來力與之抗中國人定狠于夷狄方寸靈明定勝于外感也

不道人短便不說已長若說已長必道人短宋朝人物克李若水之才可以爲張乖崖克張乖崖之才可以爲管葛韓范富歐只到得這地位其分量然也

呂申公用韓富范可謂曲當其才議者謂其挾仇用間何居

海幢小品 卷之十 三
虎豹鱷魚擒而殺之易耳爲文驅得去方難

人都願兒孫聰明讀書取科第富貴予謂如許兒孫誠佳但富貴行其惡斲伐元氣根必立枯卽做好人行善事亦發洩秀氣今年花茂來年無花不若平平一頂頭巾爲鄉黨自好之士乃可久上策也

世謂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葉而嗇香惟蘭兼之其說未盡竹無華故中虛而挺不然
是君子乃插鬢畫眉也梅無葉故枝疎而老不然
是野叟乃錦衣博帶也松嗇香故干霄而蒼不然
是偉丈夫乃薰肌膏髮也蘭草本無支幹與三友
另論

余丁酉病幾死病中常覺此身立萬峯頂上兩下俱深壑或臥危隄上兩下俱大海要見生死關頭只在此處
病中必有悔悟處病起莫教忘了

與一友譚五福六極戲言今之君子特不惡耳每犯六極之五小人所欠特攸好德一件耳多備五

漢樞小品 卷之一
福之四友人云居四之中又須改考終命爲做僊
人方快此是一說然君子獨無是心乎要知考終
卽是僊但不必去求故老年人只以保畚爲主沉
沉過日卽不必富而四福可以穩取決非小人所
能及

近日一名公學問只有三件曰貧可使富賤可使
貴夭可使壽甚以爲疑一日悟云貧可富燒煉也
賤可貴鑽刺也夭可壽採戰也此語太峻却可障
邪

妙語

呂仲木曰行藏猶饑飽吾自知之吾自策之如以
吾腹而度它人之心是旣飽而彊飯此語最妙然
自身上事推之件件皆然不獨行藏大段而已

范伯達被召問于藉溪藉溪久不應再三扣之藉
溪云凡學者治繼述商量義理可以問人至出處
二字不可與人商量也

滇人馬騰海名雲龍以子文卿貴封御史嘗曰枯
體變爲榮體榮體卽是枯體縷體變爲絲體絲體

故是縷體有味有味

方揚歙縣人隆慶辛未進士志行端方嘗語人曰善陽也而爲善宜陰此人身上真水也

齊武帝評杜僧明云矜其功不收其拙收字最妙凡拙者收得好儘自可觀且有滋味不收則害乃癡拙也

良法

懸錢屋梁日用一塊此賈耘老韓忠獻之法東坡效之此後張無垢諸君子爲之甚多真良法也

韓非子言爲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蓋耳鼻大可裁削口目小可開鑿此可爲建置處事者之法

好事難幹

義田本是好事宜與徐文靖行之至請于朝垂永久而其後不免于爭見震澤長語常熟嚴文靖亦有此舉爭又如之其子中翰治計戶以田價償之乃得息世間事皆如此爲善者實難余少年慨然慕立義舉今老廢不能幹尺寸要之幹亦終歸

畫餅口實而已

言不可行

繫閭先生賀欽遼東人清操絕俗講學宗陳白沙師事之甚確乃國朝有數人物陳言時務疏欲革東嶽玄武行宮教坊司除娼優雜戲恐亦難行但爲之節制可也先生子士誥性通敏博極羣書陳白沙一見稱之曰老眼識鳳雛弘治壬子鄉舉抱道自娛不赴春選都御史張文錦薦召首陳十二事不報辭疾歸先生可謂有後矣

張文定獻十策其三封建豈不迂闊斷分財以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于今也行不得寇萊公欲斬李繼遷之母真是沒學問

捲簾審視

呂端鎖王繼恩抗李后立眞宗大事眞不胡塗眞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不拜捲簾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賀此時帝座上若非眞宗將如何必死之矣

人心異

文潞公薦唐子方爲盛德在今日則爲套子張乖
崖謂寇萊公爲良規在今日則爲惡口王沂公除
丁晉公爲妙手在今日則爲儉計韓魏公瞞富鄭
公爲獨斷在今日則爲擅權匪獨時異亦其人其
心異也

湧幢小品卷之十終

